

# 父亲说不出口的话

红尘一书

在我印象中，父亲绝对不会与我说比较亲昵的话，更不会说想我什么的。在我们老家，父母对儿女最疼爱的叫法是叫“么儿”。我的哥哥姐姐们会这样叫他们的孩子，而我离开家乡早，也就不适应那样叫自己的孩子了。但我的父亲，从来没有那样叫过我，所以，我总觉得父亲并不太爱我，感觉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很淡很淡。可是，在父亲即将去世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他在临终前就一直念叨说：我的么女儿哪去了？我的么儿哪去了？后来邻里告诉我父亲说过的这一句话时，我非常非常震惊，我不敢相信，这真的是我的父亲吗？我的父亲怎么会这样说？原来父亲心里也会说，只是他一直没说。

在我的朋友当中，我发现很多男性朋友与孩子都不怎么沟通，也不爱对子女说那些肉麻的话，哪怕是一句我很想你，你回家看看吧，他们说不出口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与孩子几年不曾见面。作为朋友，我特别清楚他很想见到儿子，但是他说不出口，当我们提到孩子时，他还嘴硬着说：我没儿子，我当没生。他越是这么说，我越发认为他想儿子，只是他说不出口。而因为他不说，他儿子真的以为父亲心里根本就没有他。果然，有一次朋友家里来了客人，客人带着女儿，是从小与朋友的儿子一起玩过的，这时候朋友仿佛找到了一个理由，给儿子打了个电话，说家里来了客人，可不可以回来陪陪？他儿子听了马上就说很忙，没时间回。朋友自然很不开心，过后父子关系更僵了。其实我很理解，几年不联系了，忽然打这么个电话，孩子肯定不适应，也不领情了，他可能会想，早干嘛呢？平时为何不想我，现在来客人了才想要我陪了？我偏不来。

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也是因为儿子从不与他联系，他也不愿主动，于是隔阂越来越深，平时总听他说些蛮不在乎的话，好像他从来就不在乎他儿子一样，但显然是假的，有一天他老婆逼着孩子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接到简直兴奋极了，平时都不爱说话的他忽然告诉我，说他儿子来电话了，要他给找个音乐老师学吹埙，他说马上就给他找好了。可见，做父亲的是多么渴望孩子的亲情。却偏要装得很冷漠。

说一句话，不需要多大力气，可是，说与不说，往往会大不一样，这方面，女性无论是与父母还是孩子都比较善于表达，所以亲情关系就会融洽得多。而男性多数不会表达这种情感，当父亲的说不出那一句：我想你，回家看看吧。儿女会真的以为：你心里永远没有我。在父子之间，隔着的其实是一层窗户纸，谁也不愿捅它，于是隔阂越来越深，误解越来越多。或许那句话说不出来的话，误了一生。就像我与父亲。

前几天另一个朋友告诉我，说儿子上大学之后就没有见过，都三年多了，很想他，有时打电话过去，儿子觉得跟他没话可说，现在儿子终于要来见他了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像在倒计时一样。然后今天早上他告诉我，说见到他儿子了，太高兴了，给了儿子一个拥抱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有多少父亲还有勇气给已经成年的儿子一个拥抱呢？这一个拥抱，可以包含多少深情？又可以化解多少隔阂啊？真要祝福朋友！

回想起来，我也从来没有对父亲说过一句：我想你们。我也从来没有给过父母一个拥抱，甚至我从来不曾握住父母的手，现在，我很愿意拥抱他们，说一声：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，我想你们，可是，他们在天堂，听得到吗？

本版摄影 曼莎 总第 5693 期  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## 背影

薛丁璋

高大的身型，粗壮的手臂，还有满脸的胡茬，这是12岁那年我对父亲的印象。

那时候看着父亲的衬衫挽起袖口，露出粗壮有力的手臂，再看看瘦弱的自己，心想总有一天我也要像父亲一样健壮。我念的是全封闭的初中，报道那天，下着雨，第一次离家，我小心翼翼地跟在父亲身后，穿过满是雨水的篮球场，清晰地记得雨水从父亲的发梢滴下，打湿了衬衫。临走的时候，父亲说，安心念书。看着父亲骑车离去的背影，依旧那么高大，那么坚毅。

父亲常年在外工作，少有在家的时间，每次父亲回家，家里就像过节一样。平日家里



## 父亲

邵彤

妹妹给父亲起了个网名叫“大山”。在我们兄妹心中，父亲就是一座大山。

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，在铁路桥梁厂工作了四十年。

父亲从小喜欢动手，数学方面突出，当时的学习成绩也不错。高中毕业时，本来能够考上大学的父亲，由于家里经济困难，为了挣钱养家，不得不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，成为一名工厂学徒工。就在同一个岗位上，父亲一干就是四十多年。在这期间，父亲也曾参加了职工大学的学习，并取得了文凭，但从未离开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从未请过一次病事假，只要工作需要，总是毫无怨言地加班加点。改革开放前，工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，但父亲和许多老前辈一样，不计报酬、无怨无悔默默奉献。

在文艺和体育方面，父亲是厂里的积极分子，二胡等几种常见的民族乐器都很拿手，还参加了厂里的文艺宣传队，经常上台演出。父亲的乒乓球打得很好，是厂队的主力选手，曾经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铁道部运动会。我上初中的时候，看到别人打羽毛球，自己也手痒，于是就盼着父亲下班陪自己打球。为了让儿子高兴，父亲工作再辛苦，也要穿着那件油乎乎的工作服陪我打一会。

只有我和母亲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总觉得少了几分家的氛围。儿时的我在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长大，父亲总是出海在外，有时候会在半夜回家。那时候最开心的事，莫过于一觉睡醒，发现父亲在家了。有一年腊月，听母亲说父亲可能来不及赶回家过年，我很失落，靠在门口，望着海的那边，呆呆地站了很久。年三十那天，在外面晃荡了很久才慢悠悠准备回家，路上碰到二叔正出去买鞭炮，说“你小子怎么还在这儿，你爸回家了！”我一路狂奔，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背影跃入眼帘，顿时觉得外面嘈杂的鞭炮声也是那么清脆悦耳。

工作以后，回家的时间比往日多了，去年父亲在家小住了几日，难得在周末回家的时候看见父亲在家。坐在客厅，看着父亲和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突然觉得很温暖，简单的幸福并不需要太多物质。周日吃过晚饭，我打点行装准备回市区，母亲说让你爸送你，我说不用，父亲早已拎起我的行李出门。坐在车上，望着车窗外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有些酸楚，父亲老了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父亲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，他总是笑着说这样显得你母亲年轻，挺好。其实我明白，父亲工作很辛苦，岁月的痕迹早早地就留在了父亲的额头上。闲聊时，母亲常说，父亲为这个家忙活大半辈子了，再过几年等你成了家，就让他退休吧。是啊，为这个家，父亲忙碌了几十年，头发白了，皱纹也多了，曾经健壮的身体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挺拔了，但他高大的背影永远都刻在我心里，那么深，历久弥新。

在六七十年代，普通人家往往自己打家具，我家的大衣柜就是父亲亲手做的，上面还有雕花装饰。我从小喜欢玩具枪，那时候玩具很贫乏，父亲就用木头为我削成各样的手枪、驳壳枪。当时，我就像小兵张嘎一样对木头枪爱不释手，轻易不借给小朋友玩。

父亲在数学方面的特长，对于我的学习有很大帮助。那时还没有奥数，但我非常喜欢做数学题，对各种各样的难题都很感兴趣。由于有父亲的辅导，从小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数理化成绩更突出一些，高考的分数达到了当时浙大的录取线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先后换了多家公司，也到过不少地方，工作、成家问题让父母操了不少的心。现在，自己的工作、家庭稳定下来了，父亲也有七十多岁了。

父亲在北方生活习惯了，对宁波的气候一直不适应。但是，每当我有困难，父亲总是急急忙忙赶过来。2005年春天，我生病在宁波住院，妻子已怀孕五个月了。为了照顾我，父母急急忙忙从老家赶了过来。父亲在医院陪护了二十几天，每天扶着我到姚江边散步，给我打饭、买水果和报纸，母亲隔几天就做好我爱吃的菜从北仑送到江北医院。

就在几年前的夏天，我女儿患了急性的手足口病。我和妻子请了一星期的假，每天在人民医院的隔离病区换班护理孩子。孩子口腔溃疡，连平时最爱吃的东西都吃不下。我急得上火，吃不下、睡不着，自己也差点病倒。父亲连忙乘飞机赶来救急。那天，父亲乘的航班上午就到了萧山机场。女儿一天都在不停地问，爷爷怎么还没到？由于转车不便，父亲直到傍晚才到了医院。见到爷爷，孩子的情绪也一下子好起来了。有了老人的照顾，我们夫妻可以脱开身去工作了，孩子出院后也可以在家好好养病了。

这几年来，父亲学会了上网，一有空，就通过网络视频跟我们聊天，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。网络丰富了父亲的生活，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“大爱无声”，父母对于子女的爱不是语言能够描述的，也是无法回报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父母的关爱始终伴随着我。无论面对怎样的坎坷，我都会牢记父母的嘱托和殷切期望，勇敢地去面对。

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69

首先，普京心里到底如何规划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，从他嘴里套不出任何直截了当的回答。大家都知道普京崇拜曾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，他在办公室里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，当了总统之后，还在莫斯科河边竖起了巨大的彼得大帝雕像。但当我问起他，关于他的野心时，他只给了非常模棱两可的回答：“俄罗斯要做一个开放、革新、富裕的国家。”

其次，关于中俄关系，每次采访，普京都会强调我们两国非常友好，俄罗斯很重视发展同伟大的中国的全面战略关系，包括能源合作、贸易合作等。但是同时，我们又知道，普京一直在说，俄罗斯更多的还是一个欧洲国家，俄罗斯的重点在欧洲。

关于普京，许多人都感觉他很强硬、很酷，什么都会，多才多艺。据我的观察，个子不高的普京，他的手很大、很厚、非常结实。更让人难以忘怀的，是他那颇具特色的眼神。他的目光非常锐利，很少有人能长时

间直视他的眼神。每一次坐在他对面采访，我都会试图透过他的眼睛来解读他的内心，但是至今，我都很难从中窥探出什么明确的信息。

普京是个非常冷静的人，讲话的逻辑性很强。我们的编导说，在节目后期剪辑时，普京的专访往往是最难剪的。一般来说，做剪辑应该会使采访更精彩，可是普京的话剪掉任何一句，味道就变了。

这些年，普京在内政外交上的一次次出手，屡屡让世界刮目相看，也让人不敢小看俄罗斯。现在，世界上不少人以某种复杂的心态揣测着普京，猜度着普京，但没有人能够得出明确的答案。

上一次采访普京时，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历史，正在研究历史。在我看来，一个研究历史的普京，对当今世界上这个面积最大的昔日帝国，一定会有他更为深刻的思考。

自2000年叶利钦卸任，把执掌俄罗斯的大权交给普京之后，这十几年里，俄罗斯政坛基本上是以普京为主导。

我们所看到的普京，是个“纯爷们”，能开战斗机又能潜水，能打老虎还能摔跤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他还利用宪法允许的空间，加上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在任期将满时，把他的小兄弟梅德韦杰夫推到了

前台，在政坛上玩了一把“皇帝轮流做”的小把戏，让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新词“梅普组合”。

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，由于普京太强势，没人能替代他。所以，当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，普京很自然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。梅普兄弟轮流坐庄的游戏，也开始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之一。

2011年初，在国际上开始流传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，随着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梅普二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嫌隙。比如说，以前他们俩总在一块儿，假期里相约一起度假，一起滑雪打猎。而后来，人们发现这两人渐渐开始单独行动了。在一些关键问题，比如叙利亚的问题上，两人的表态也不太一样。西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就开始挑拨他们的关系，认为梅德韦杰夫更加开放，更加倾向于西方；而普京还是冷战思维，对美国非常强硬。

恰在这时，梅德韦杰夫要来中国访问。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，提出要采访他。几个负责外联和策划的优秀同事做了大量工作，甚至请俄罗斯使馆的新闻官到三里屯喝了一场大酒，白的啤的红的全部招呼。俄罗斯人都爱喝酒，非常豪爽，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之后，就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